

船

山

學

譜

四

船山學譜卷之四

修養論

榆次 王永祥 纂論

論克己復禮

克己復禮爲先生修養論中最要之義欲明斯義請先釋外物之不可絕先生論性最重形色主張形色即性之說論依有生常主張萬有之一切可依形色即性而萬有可依物之不可絕也何疑之有尙書引義論此頗詳以次列之

老氏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其不求諸己而徒歸怨於物也亦愚矣哉色聲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故告子之以食色言性既未達於天下已然之迹老氏之以虛無言性抑未體夫辨色審聲知味之原也由目辨色色以五顯由耳審聲聲以五殊由口知味味以五別不

然則色聲味固與人漠不相親何爲其與吾相遇於一朝而皆不味也故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聲而審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暫不違不然則色聲味惟人所命何爲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五聲五味道之撰也夫其爲性之所顯則與仁義禮智互相爲體用其爲道之所撰則與禮樂刑政互相爲功效劣者不知所擇而興怨焉則噎而怨農人之耕火而怨樵者之薪也人之所供移怨於人物之所具移怨於物天之所產移怨於天故老氏以爲盲目聾耳爽口之毒而浮屠亦謂之曰塵夫欲無色則無如無目欲無聲則無如無耳欲無味則無如無口固將致忿疾夫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怨於父母故老氏以身爲大患而浮屠之愚直以孩提之愛親爲貪癡之大惑是其惡之淫於桀黠也始以愚惰之情不給於經理而委罪於進前之利用以分其疚惡繼以忿戾之氣危致其攻擊而徼幸於

一旦之輕安以謂之天審厚怨於物而忽於己故曰小人求諸人洵

哉其爲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引義卷六  
頁四至五

色聲味之在天下我不得而干涉之天下之所固有者也非固有則我何以能察之而皆一也故曰色聲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顯於我而呈爲五色五聲五味者非其自顯於天下自顯於我也我之耳目口察之而審其爲五色五聲五味而因之知天下之色聲味爲五也故又曰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因色聲味之爲固有故我之耳目口得一察而即得亦因我有耳目口可察故色聲味得遇察而呈五相依相有不能單獨存立者也五色五聲五味初不知其爲五也而凡有耳目口者皆不昧也皆顯然割然而不爽也然則五色五聲五味爲耳目口之所顯明甚耳目口者性也故曰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五色五聲五味雖由耳目口察之而始顯而凡察之者人人不殊古今不忒久暫不違胥天下而有其同然然則五色五聲五味爲天下之固有固有

之所形撰亦明甚固有之形撰即道也故曰五色五聲五味者道之撰也性之顯道之撰而可絕乎哉知道性之關係物我之影響者可與言道矣絕物棄身者惡足以語之身之不可棄耳目口之不可一日無理淺易曉無容置辯物之不可絕亦略一自省而知其當然矣引義堯典中曰

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已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况夫欲絕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由己作而旋報於己也

色聲味與耳目口不相離以是知物與己之互相有也絕物而已亦絕矣引義同段又曰

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則其爲陰陽爲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爲得

失爲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爲仁義禮樂者皆物也曾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真如一切皆空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爲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無所容乎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

天下一切皆物一切皆自天生之自我成之者也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離物無心離心無物二者各有而互成唯心者非唯物者亦非也色聲味爲性之顯物無非心也色聲味爲道之撰心無非物也

心物之關係明則天下之淫惡禍亂何自而來我之克己復禮何由而致可以決矣物不能自顯耳目口察之而後顯五色五聲五味必依我而成況淫惡禍亂哉以是知克己復禮之當求諸己也引義復曰

威儀者禮之昭也其發見也於五官四肢其攝持也惟心其相爲用也則色聲味之品節也色聲味相授以求稱吾情者文質也視聽食相受而得當於物者威儀也文質者著見之迹而以定威儀之則威

儀者心身之所察而以適文質之中文質在物而威儀在己己與物相得而禮成焉成之者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諸己而已故曰夫人自亂於威儀也已有禮故可求而復非吾之但有甘食悅色之情也天下皆禮之所顯而求之者由己非食必使我甘色必使我悅也故亂者自亂亂不治也亂之者自亂亂不治也而色聲味其何與焉狂蕩桃達先生於心而徵於色淫聲美色因與之合非己求之物不我致而又何怨焉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爲德於人者也已有其良貴而天下非其可賤己有其至善而天下非其皆惡於己求之於天下得之色聲味皆齷齪之用也求己以己則授物有權求天下以己則受物有主授受之際而威儀生焉治亂分焉故曰威儀所以定命命定而性乃見其功性見其功而物皆載德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一色聲味之效其質以成我之文者也至道以有所麗而凝矣是故麗於色而目之威儀著焉麗於聲而耳之

威儀著焉麗於味而口之威儀著焉威儀克則惟物之則威儀有章  
惟物之章則應乎性之則章成乎道之章入五色而用其明入五聲  
而用其聰入五味而觀其所養乃可以周旋進退與萬物交而盡性  
以立人道之常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  
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  
然天理之不昧其何咎焉故五色不能令盲也盲者盲之而色失其  
色矣五聲不能令聾也聾者聾之而聲失其聲矣五味不能令口爽  
也爽者爽之而味失其味矣治容淫聲醜甘之味非物之固然者也  
目不明耳不聰求口實而不貞者自亂其威儀取色聲味之所未有  
而揉亂之也若其爲五色五聲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誠然而有之吾  
心誠然而喻之天下誠然而授之吾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  
之天下誠然而受之禮所生焉仁所顯焉非是而人道廢雖廢人道  
而終不能舍此以孤存於天下徒以喪其威儀等人道於馬牛而已



矣故君子非不求之天下也求天下以己則天下者其天下矣君子之求己求諸心也求諸心者以其心求其威儀威儀皆足以見心矣君子之自求於威儀求諸色聲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其品節而慎用之則色聲味皆威儀之章矣目歷元黃耳歷鐘鼓口歷肥甘而道無不行性無不率何也惟以其不盲不聾不爽者受天下之色聲味而正也

藉如彼說則是天生不令之物以誘人而亂之將衣冠閎閎無君子則陋巷深山無小人充其義類必且棄君親捐妻子雉須髮火毘幣延食息於日中樹下而耳目口體得以靈也庶物不明則人倫不察老釋異派而同歸以趨於亂無他莫求諸己而已矣柳下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可以黏牡弗求諸執醬饋醕授筵設几之威儀以善飴之用則是天下之爲飴者皆可以盜蹠之罪罪之也失飴之理妄計以爲盜媒盲聾狂爽莫有甚焉者矣故求諸己則天下之至

亂皆可宰制以成大治設宮縣廣嬪御四飯大牢而非幾不貢求諸天下則於天下之無不治者而皆可以亂將豔牖繩樞疏食獨宿之中而庭草溪花亦眩其目鳥語蛙吹亦惑其耳一薇半李亦失口腹之正如露臥驅蟲撲之於額而已嗜其膺屏營終夕而曾莫安枕則惟帷幃不施而徒爲焦苦也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引義卷六  
頁五至八

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爲德於人者也有其固然者焉誠然者焉凡有耳目口者皆不味也其味者非色聲味之過色聲味之形撰亘古如斯久暫不違其味者必其自味者也耳聾而後五聲失焉目盲而後五色失焉口爽而後五味失焉非色聲味之所致也耳目口一恢復其天能而五色五聲五味又昭然矣色聲味之形撰固蠢蠢不絕者也味者自味亂者亦自亂之非自物生甘食美色非過也食不求甘色不求美則生人之趣盡矣此重樸貴損之說也故甘食美色不爲亂甘甘食美美色亦不爲亂貪甘惑美而後爲亂也我之自貪自惑而色聲味何罪焉貪惑者我之因

物而起之心理狀態也非如色之五聲之五味之五之爲物之固然而因我而顯者也心理狀態人人而殊久暫而違異地而遷不罪之已而何罪焉貪惑罪已無與於物而克己復禮之求諸己審矣

心無非物物無非心而何以求諸己也君子之自求於威儀求諸色聲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以品節而慎用之則色聲味皆威儀之章矣色聲味之品節者何也心物之相爲用者是也其相爲用也奈何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然天理之不昧而已性道之各得其中也奈何入五色而用其目之明入五聲而用其耳之聰入五味而用其口之正觀其口之所養而性道各適其所矣凡以治容淫聲醜甘之味而自亂其威儀者皆不明不聰不貞之過取色聲味之所未有而揉亂之也是在自己之攝持慎用而已矣

嗚呼不求諸己而罪物者真如先生末段之所譏矣手忙脚亂終日戚戚

可不哀哉

周易內傳論艮卦處亦言及絕物之非其言曰

夫處於陰盛之餘而欲力遏之以使之止是以無用而制有情則必耳不悅聲目不取色口絕於味體廢其安有身而若無身抑必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寡然立於物表有人而若無人而後果良也果良其背也則不見可欲使心不動而後可以無咎矣良之善止於此矣雖然既有身矣撼一髮而頭爲之動何容不獲既行其庭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何容不見吾恐不獲者之且獲而不見者之終見也則以免咎也難而況進此之德業乎故震坎巽離兌皆分有乾之四德而艮獨無夫子以原思爲難而不許其仁蓋此意也後世老莊之徒喪我喪耦逃物以止邪而邪益甚則甚哉良而無咎以自免於邪而君子爲之懼焉

內傳卷四  
上頁廿一

色聲味爲性之顯道之撰心物相有離物無心離心無物故物不可絕身

不可賤以己之心攝持於內而慎用於色聲味之節文不求之外而求之已而求之於己之聰耳明目此先生之旨也唯然故先生克己之道不主張禁欲遠物之說亦不主張任情放縱之說此義亦暢於尙書引義其言曰

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六合內外固有不諭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上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尙未得爲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以來於心重用其所以往於事重用其心之往於心重用其事之來往來之界真妄之幾生死之樞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

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

而交之者欲也於其往而固遏之於其來而固拒之內與外搆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物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爲動以弱爲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然之衡持固有之真以範圍往來於不過其往也極其用而不忒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非察於機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於此哉

天地之德日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有形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朒而不紹乎彼洋洋日發者本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也道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間者既如此矣流動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居充盈者隨事有宜以應時變而莫

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而後可以協焉

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著於實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麗於實其互相入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而心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爲其方居乎此以治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則既然乃中建於天下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著也外之亦既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駁者亦曰禮自外作夫內之既卓然有可疑之直方矣則義禮之俱非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義而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蠶螿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者徇焉乃以云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構而日以

天下與心構舍自然之則忘固有之真斯何異於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動哉且夫義之必內如冬知湯而夏知冰也禮之必外其且判渙於天地之間自爲一類如風之不可以目見空之不可以手握乎將禮之用孰從而舉之禮之名亦不足以著於人矣義之內也以智而喻禮之內也以仁而顯喪之哀祭之敬食之不糝兄臂色之不搜處子亦惟以求歉乎心也必求如此而後慊於心則心固有之故曰復禮則亦如秦炙吾炙之胥旨吾舌矣若禮之立於吾前以待用者既似授之規矩而非木之能自爲方圓授以羈勒而非馬之能任驂服可云外也則義亦顯立吾賢在而授以尊長在而授以敬充外禮之說亦未有不可以義爲外者也古之君子智足以喻此萬物之充盈以來以形之虛者應之俾得所歸而宜以協仁足以顯此吾性之流動以色之實者奠之俾安所止而典以敦事與心胥制於所建之中反身而誠不遠矣蓋天理之流行身以內身以外初無畛域天下所



有即吾心之德吾心所藏即天下之誠合智仁通內外豈有殊哉彼  
智不足以及此者其昏也因其往而往之因其來而來之其鑿也於  
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忌其來仁不足以守此者其妄也任其往而之  
於敝任其來而汎爲交其矯也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過杜其交而  
不綏以宜亦惡知往來之幾形形色色之誠自有中焉而建之也哉  
執之無權存之無本而內不放出以制心外不放入以制事斯釋氏

鼠入牛角之謂與於不仁之甚者可弗辨乎

引義卷三頁一至頁三

主張禁欲遠物者先生所謂於心之往而固遏之於事之來而固拒之於  
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忌其來於往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於來過杜其交  
而不綏以宜者也心既往矣事既來矣而固拒之固遏之不已晚乎內與  
外搆力爭其流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主張任情放縱者先生所謂因其往而放之因其來而交之任其往而之  
於敝任其來而汎爲交者也心往而不攝事來而不擇而放縱之汎交之